

# 《女科经纶》月经不调诊疗理论框架探析

马丹 傅海燕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沈阳 110847)

**摘要** 《女科经纶》为清代医家箫坝所著, 全书收录上自《黄帝内经》, 下迄清初的各家思想, 源流分明, 精于凝练, 出注按语。现以月经生理和月经不调为主线, 凝练《女科经纶》一书对月经不调的诊疗理论框架。箫氏对月经的生成构建了冲脉、冲任督三脉、心与小肠二经、天癸、饮食五味之精为月经之原的理论框架。对月经不调产生的原因归纳为合非其时、阴阳相胜、感于风冷外邪、伤于忧思郁怒的病因病机理论框架。对于月经不调的治则治法建立了调经须寒温与天地相应、调经养血莫先开郁行气、养心实脾为调经之要法、调经养血莫如滋水养火、调经以补养脾胃为大法的理论框架。上述理论均对妇科月经不调的临床诊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女科经纶》; 月经不调; 病因病机; 中医药疗法; 清朝

**中图分类号** R271.1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7X(2019)01-0011-03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2013CB532004): 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研究

《女科经纶》为清代医家箫坝所著。箫坝, 字赧六, 号慎斋, 携李(今浙江嘉兴西南)人, 有感于妇人之病有别于男子, 辑成《女科经纶》, 书成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女科经纶》全书八卷, 分为月经、胎前、产后、崩淋、带下和杂病门, 征引上自《黄

帝内经》, 下迄清初的中医古籍 100 余种, 归类汇总, 凝练理论标题, 精辟按语分析, 对《内经》至清代的妇科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 对于临床诊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对《女科经纶》构建的有关月经生理及月经不调的诊疗理论框架探讨如下。

其肝, 以治百病, 胥有事半功倍之效”。

(4) 从临床治疗用药来看, 肝病用药宜轻不宜重, 宜少不宜多, 宜和不宜伐, 宜柔不宜刚。临床治疗用药导致脏器损害以肝脏最为常见。治疗肝病时, 用药应选用轻清之品, 剂量宜轻, 药味宜少而精, 宜用温和、和缓之药, 不宜用过峻猛刚燥之品, 不可一味戕伐、清解、通利, 否则, 肝之阴血受伐而病势反增。临证使用疏肝理气之剂, 亦宜适当伍入柔润之品, 才不致伤害肝体。如古有“柴胡劫肝阴”之说, 逍遥散中用白芍、当归、甘草等药, 柴胡疏肝散中的白芍、甘草等药, 皆寓有柔肝之意。此亦即“养肝即是柔肝, 柔肝便为疏肝”之义, 体现了肝为娇脏的特点。

## 4 结语

综上所述, “肝既为刚脏, 亦为娇柔之脏”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肝的生理病理特点。临证时必须谨记肝之刚、柔、娇的特性, 依据其基本病理变化, 把握好祛邪与扶正的关系, 重视调气和血、疏清补泻、刚柔相济、互补为用。做到疏肝理气为其首要, 养血柔肝不容忽视, 护肝保肝贯穿始终, 同时注意疏肝理气

谨防劫阴, 清泻肝火慎防戕伤, 滋阴养血须防滋腻助湿, 治疗用药把握轻清、精少、平和的原则, 才能使最杂最疑最难的肝病治疗得心应手, 取得良好效果。

## 参考文献

- [1] 王梅. 肝为刚脏辨析[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40(1): 23.
- [2] 黄仕文. 肝之生理特性对肝病组方的重要性探析[J]. 中医学报, 2014, 29(9): 1294.
- [3] 侯彩兰, 王霞. 浅谈肝为刚脏及其治法[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0, 9(19): 1941.
- [4] 张接发. 浅议柔肝法[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11(5): 25.
- [5] 耿来军, 孙立波, 董廷汉. 叶天士柔肝三法及临床应用[J]. 中医药学刊, 2006, 24(6): 1105.

**第一作者:** 周珉(1949—),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医肝病。  
576846288@qq.com

收稿日期: 2018-09-18

编辑: 吴宁

## 1 月经之生理

所谓“治病必求于本”，对于月经病的辨治，首先要了解月经之生理，通晓月经产生之根源。故而箫坝引用各家理论，从《素问》《灵枢》，到王冰、马玄台、程扶生、齐仲甫、陈良甫、褚橙、薛立斋、程若水等八人对月经产生机理的论述，再分类出注按语，详细辨别了月经形成的根源。

1.1 冲脉为月经之原 箫坝以《素问》《灵枢》为理论基础，从“经论女子月事属太冲脉盛”“经论女子血海属于少阴一经”“经论女子经水温寒与天地相应”三段论述，总结出“女子月事，始本太冲脉盛，而冲脉则起胞中，即为血海，此经水之源也。但经水得寒则凝，得热则行，尝与天地寒暑之气相应，而调经者可以知所务矣”<sup>[1]</sup>，明确了冲为血海，女子月经始于太冲脉盛，血海充盈，则月经按时来潮。

1.2 冲任督三脉、心与小肠二经为月经之原 箫坝分别引用王冰“女子月事本血室以时而下论”、马玄台“女子月经本冲任二脉血海有余论”、程扶生“女子月事本任督二脉血海之满论”、齐仲甫“妇人月水本于四经论”的理论，指出冲任皆起于胞中，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任脉主一身之阴血，督脉为阳脉之海，三脉充盈流通则月经按期来潮。论述了冲任督三脉、心与小肠二经为月经之原：“女子月经本于血室，血室即血海，而其脉则属冲任督三脉，心与小肠二经，为月水之源也。”<sup>[12]</sup>

1.3 天癸为月经之原 箫坝引用陈良甫“女子天癸之至名月信论”、马玄台“女子月经非天癸之辨论”的理论，认为“女子之月水即为天癸，又辨天癸不可以月信名也”<sup>[13]</sup>。指出天谓天真之气，癸谓壬癸之水，天癸者，阴精也，由先天之气蓄积而生。女子属阴，故月水以天癸为基础。但天癸不能等同于月水、月信、月经之名。

1.4 饮食五味水谷之精为月经之原 箫坝引用褚澄“男女精血本五味之秀实论”、薛立斋“妇人经血属心脾所统论”“妇人经血生于水谷之精气论”、程若水“妇人月水与乳俱脾胃所生论”，认为“妇人经血由于饮食五味水谷之精气所化”<sup>[14]</sup>。饮食五味，入于脾胃，化生水谷精微，归于心，入于脉，变赤而为血，血有余则下注于冲任血海，生为经血，故而水谷之精为月经生成的根源。

## 2 月经不调之病因病机

箫坝首论经水之源，继而引用褚澄、王子亨、许叔微、陈良甫、方约之等人的六条论述，分析经水不调之由，构建了月经不调的病因病机理论框架。认为“妇人以血用事，故病莫先于调经。而经之所以不

调者，或本于合非其时，或属于阴阳相胜，或感于风冷外邪，或伤于忧思郁怒，皆足以致经候不调之故，此病机之不可不察者也”<sup>[16]</sup>。

2.1 合非其时 箫坝引用褚澄的论述将月经不调的原因概括为“女子经不调由于合之非时论”，“女人天癸既至，逾十年无男子合，则不调。未逾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调”<sup>[15]</sup>，故经不调的原因在于旧血不出，新血误行。强调女子应当适时婚嫁，不可过早或过迟，思过则气血不畅，旧血不出，瘀血阻滞，血不归经而致经不调。

2.2 阴阳相胜 箫坝认为月经不调的第二个原因为阴阳相胜，其引用王子亨、许叔微的理论，概括为“经不调由阴阳盛衰所致论”“经不调有阴阳相胜论”。王子亨指出女子经候如常，每月一至。阴阳太过与不及，均可导致经不调。阳太过则热，热绕冲任，迫血妄行则月经先期而至；阴不及则血海空虚，经血不得按时满溢则月经后期而来。许叔微也认为月经不调当辨其阴阳，阴胜于阳则寒，胞寒气冷，寒则血凝，经血运行不畅，故月经量少且多伴月经后期；阳胜于阴则热，热邪动血破血，血流散溢，故月经量多且多伴月经先期。

2.3 感于风冷外邪 箫坝将月经不调的第三个原因概括为感受风冷外邪。其引用陈自明的理论认为妇人血气调和，六淫之邪不能为害。而妇人月水不调是由于劳伤气血，以致冲任劳损，风冷之邪乘虚客之而致，概括为“经不调属风冷乘虚客胞中论”。引用王子亨的理论从寒温之邪两方面来论述，如若冷热调和，冲任气盛，则经血依时而下。若寒温失常，经脉空虚，风冷之邪乘虚而入搏于血，寒凝血结，或温热之邪搏于血，温则血消，则月水不调，将其概括为“月水不调属风冷之邪搏血论”。

2.4 伤于忧思郁怒 箫坝引用严用和、方约之的理论将月经不调的第四个原因概括为“月经不调属忧思郁怒所致论”。指出“气之为病，男子妇人皆有之，惟妇人之气为尤甚。盖人身血随气行，气一滞，则血为气并，或月事不调”<sup>[128]</sup>。妇人以血为海，易于忧思忿怒，忧思过度则气结，气结则血结；忿怒过度则气逆，气逆则血逆。气血结逆于脏腑经络，因此月经不调。

## 3 月经不调之治则治法

箫坝对各家思想分门别类，在严用和的“调经先以顺气为主论”、汪石山的“调经养血莫先于调气论”、方约之的“调经以开郁行气为主论”、叶以潜的“调经不可专耗其气论”、罗周彦的“调经不可耗气宜养心实脾论”、初虞世的“调经不可误药当养气益血

论”、赵养葵的“调经以滋水为主不须补血论”和“调经滋水必兼养火论”、陈良甫的“调经以大补脾胃为主论”、武叔卿的“调经必审脾气生化之源论”、何松庵的“调经宜补养脾胃为先论”的十一条理论基础之上,概括形成有关月经不调治法的理论框架。

3.1 调经须寒温与天地相应 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灵枢·岁露》:“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腠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sup>[1]</sup>李时珍言:“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水、月信、月经。经者,常也。”<sup>[125]</sup>所以调经也应遵循天人相应之理。萧垞引用《内经》之言,“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sup>[1]</sup>,将月经不调的治疗原则概括为“经水得寒则凝,得热则行,尝与天地寒暑之气相应,而调经者,可以知所务矣”<sup>[11]</sup>。

3.2 调经养血莫先开郁行气 萧垞将汪石山、方约之、叶以潜、严用和等人对于调经的理论概括为调经养血莫先于开郁行气。如汪石山认为妇人属阴,以血为本,但血乃气之配,其升降寒热虚实,一从乎气。是以气热则血热而色紫,气寒则血寒而色凝,气升而血逆而上出,气陷则血随而下崩。此调经莫先于养血,养血莫先于调气也。方约之认为妇人病,多是气血郁结,故治以开郁行气为主,郁开气行,而月候自调。叶以潜认为血为气配,气热则热,气寒则寒,气升则升,气降则降,气行则行,气滞则滞。如果郁火气盛于血,而致经不调者,以开郁行气。若气乱则调,气冷则温,气虚则补。严用和认为气之为病,妇人尤甚,血随气行,气滞则血并,因此月经不调。萧垞在此基础上概括为“妇人以血用事,经水虽属血病,若竟从血分求疗,未得病机之要者也。若从气分求责,而调经知所本矣”<sup>[130]</sup>。所以调经先以顺气行气为本。

3.3 养心实脾为调经之要法 萧垞引用叶以潜、罗周彦的理论,“阳生则阴长,气衰则血亦弱,岂可专耗其气”<sup>[129]</sup>，“血随气行,若独耗其气,血无所施,正气既虚,邪气必胜,而百病生焉,经安得调乎。况心生血,脾统之,胃为卫之元,养其心则血生,实其脾则血足。气胜则血行,安可独耗其气,此调经之至要也”<sup>[130]</sup>。将其概括为“调经之法,莫先于顺气开郁。而顺气开郁,则又戒不可专耗其气,当以实脾养心为调经之要法也”<sup>[130]</sup>。所以治疗上,开郁行气且戒不可耗气,以养心实脾为又一治疗原则。

3.4 调经养血莫如滋水养火 萧垞引用了赵养葵的“调经以滋水为主不须补血论”“调经滋水必兼养火论”的两条理论,认为天癸是天一之真水,藏于命门,而月经为水之精,由冲任所主,属肾经无形之脉,上为乳汁,下为月水,“女人独禀此水,以为生生之源”<sup>[131]</sup>。故女子月经不以时下,或过期,或不及,必须调经,而调经以滋肾水为主。在强调滋肾水为主的同时,赵养葵也言及命门之火为全身的主宰。对于干涸不通火盛之极的月经病,只宜大补肾水,遵从天一之源养之使满,而不可用苦寒之药泻火的原则。萧垞对赵养葵评价为“独发前人所未发”,并概括月经不调的又一治疗原则为“调经莫如养血,而养血莫如滋水养火”<sup>[131]</sup>。

3.5 调经以补养脾胃为大法 在“调经以大补脾胃为主论”“调经必审脾气生化之源论”“调经宜补养脾胃为先论”三条论述中,薛立斋认为血为水谷精气所化生,全赖脾胃的生化作用。而心虽主血,肝藏血,也均要统摄于脾,故补脾和胃,经血自生。何松庵认为女子月事不调,多因脾胃伤损,不能生血所致,须以补养脾胃为先。脾旺则能统血,而经自行。武叔卿认为心统血者,脾气化液,入心而变为血。故虽心之所主,亦赖脾气化生。此妇人经血不调,必审脾气化生之源,而健脾为调经之要也。所以在月经不调的治疗上萧垞概括为“调经主于补土,是培后天元气之本也”<sup>[132]</sup>,并强调不可应用攻伐之剂损伤脾胃,调经必先扶脾保胃这一重要的治疗法则。

#### 4 结语

在《女科经纶》一书中,萧垞博引众家之言,提纲挈领,抒发己见,首论月经生理,阐明月经产生的根本原因,继而分析月经不调的病因病机,最后总结月经不调的治则治法,构建了月经不调的诊疗理论框架,对妇科月经病的临床诊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参考文献

- [1] 萧垞.女科经纶[M].郭瑞华,点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
- [2] 中医出版中心,整理.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141.

第一作者:马丹(1979—),女,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医临床文献研究。

通讯作者:傅海燕,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fhy8480@163.com

修回日期:2018-07-11

编辑:吕慰秋